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三年丙申

鄭清之喬行簡並相

二月甲辰魏了翁罷僉書樞密院事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尋以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

台情不報稅了前綠鄉來大有往咯而莊路安設人裴一生傷丁持一鶴列一生識興之迹進問其姓名曰姓
性名庸問術持何物曰大鵝也問何然欲然叶肉對欲其人大嘴洪喟酒肉庸有寸遺忽頗作寸也則敦人也之不扨一
人乃抗其頗回說甚慶中庸大學哭了許多酒一扨也扨不得送一笑而罷戌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
蹤其人。西湖遊覽志
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
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
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泰國公。世史正綱曰史謂理宗
崇尚理學是以得諡為理然以愚觀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
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時之臣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
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

史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而遂卒猶有可諉者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僉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羅公大經曰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益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出於呂成公講義○又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南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篇陳密學章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進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亟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

惟資人補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屈德忝才流風所被亦習演迤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賊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史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皋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揣量模索其不為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荊公之選論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而後可以為大臣矣○鶴山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未盡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而不貴也豈必分人以財然。謂之惠又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説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誕妄又云舜南巡時以一百餘歲二妃度一百歲上下而後人謂舜死一妃至湘淚成班竹帝者出巡嬪妃何得從行又無此理舜卒於鳴條當以孟子之言為正。又云周時天下無史及周衰齊晉魯各有史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即連山。其先紹乃辟于先王以登乃辟昭乃辟之有又永弼乃后于彝

其用會紹乃辟書中戒群臣此用甚多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而人君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為專己而多言乃辟乃辟乃后。洪範六極六曰弱注尪劣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多是不能立志為善之原主於剛柔惡之原主於弱愚謂以工之位好德看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達尊之言德三樂之言不愧不怍益有性焉而不專委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呂東萊於皋陶朕言惠下說孟子自反一章及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者而橫逆猶是則謂此亦妄人而已矣

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自反乃有此三語孟子之言有鋒棱孔子口中無之以上出師友推言

七月丁卯鄭性之除參知政事

李鳴復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權刑部尚書除

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登進士第歷官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工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歷故都近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薄海內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寢陵也得之身履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寂

無烟火骨殖橫道途高廠空皆殘難苑綏行衆無照損是以若此其爲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難苑有亘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絶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清野還關皆知之特朝廷未之知耳襄帥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粱熱淮帥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爲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盡起南淮之夫悉空南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

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築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即吾民也今戍無馬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貨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

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虎吞豕毒之暴習性堅忍不滅全不止也今釁隙既開忿心必激邇者偏師相遇小小文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曾將佐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奧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其可憂者三也邇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拱蕭墻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志非不大論非不

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衄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權未嘗至洛陽恢罷制閫之命乃使守襄閫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封開為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趨峴首徑擣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沿江事體最重荆襄事勢最急倘不博采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子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橫斂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

至於算舟車榷鹽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內之志其世也至於稅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為而之皆兵食為之累也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陜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為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遣又何以為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為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此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強弱而使其強常在中國者將

也內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應敵又能以體國為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為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為慮察民情之休戚務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逐其末理其內毋騖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益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於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

也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
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雖夷狄異類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
明治道本末有序內外有别而相與儆戒之際其嚴如此臣
之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行
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
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顧乃
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
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
主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內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

後可不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 加察之輪對狀曰臣洪惟陛
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薦臻
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賴
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
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遑寧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
如鬱攸肆虐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雨暘時若則在天
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若憔悴矣今秋稼
告成則在人復有熙然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妥
安外而戎夷昔也憑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剝而復之
時也臣濫當輪對再獲瞻望清光顧何以為陛下獻雖然竊

有言焉臣嘗讀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當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閒暇也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盤樂怠傲則在已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弭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邇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患兵端於未動銷事變于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虞矣而臣尤以為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請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

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
殺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
自得志中國之後殘靈虐焰勃手其不可御我高宗匹馬渡
江艱難立國遠分遣諸將屢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
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韃擾川蜀炎過均襄猶虎兕出
柙吾未嘗敢嬰其前也決戰唐鄧圍困汴京猶螳螂捕蟬吾
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使掉三寸舌於我曷為來哉
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歷中
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
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

金虜也以蕞爾梓宮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也矣河南之地未割几朮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逆亮敗盟臨江送死虜氣大沮雖名稱猶易而歲幣則不能痛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畢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雖致韃之書而且謂書不必據也國書如彼而要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河州一至秦家嶺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麥欲正其名曰好通夫有爭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言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也通好也皆吾中國婉為之

詞而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牌所載自謂為天所錫狂僭殊甚總其大略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韃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徵其稅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使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屈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二虜所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萬一侈其所以用之他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說也非謂韃之使不可遣也韃之使當遣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天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政刑當自上出也陛下既修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几筵亡
有定日固無所假樂矣一號令之出國體所關一政教之施
風化所係亦當少關聖慮審其當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經
史退居閑燕遊戲翰墨固無所謂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
八柄所以馭羣臣亦當斷之聖意見之施行乎朝廷之上四
方之所視傚也今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肩相摩也
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蹈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有愧
古詩之稱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
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今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
是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剝下之風未

革也寡廉鮮耻者不足怪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不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為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于都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為固也今擅道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何以為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酣豢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饑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于邊鄙也慶歷中仁宗銳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邊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篤意民事

當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則上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于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湻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防托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蠹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絕虜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邊鄙臣謂以是為法工而朝廷而次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閑暇之際亟為經久之謀辛外心之未萌思內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

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持之以悠久雖以
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雖之和不和豈足爲吾休戚哉
往者庚寅之秋迎金跋扈朝廷畀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又
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夠人而
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爲自强之道乃陳三策上瀆四聰
既而賊酋逆萌王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强之明驗也今雖與
金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爲陛下謀亦同此
一理千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又論執
政無定見待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
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

禍至矣韃之侵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隋天而瓦三關向無恙也蜀以來未有齧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國東蹊金房過襄漢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韃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我爲鄰無金以牽掣其肘無黃河潼關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爲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遝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西蜀國之喉襟也虜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瓴其勢矣

荆襄國之腰腹也虜若捲至以輕兵綴城壘重兵瞰江面則長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謂其倏來無足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露香精禱每論及邊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懷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私情之議論無怪乎外患日滋內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勢使一令之出一政之施人心於焉感動士氣於焉奮發今朝以為然暮忽為以不然始以為可俄復以為不可羣然聚議莫知適從卒之賢否混淆用舍倒置經國若此何以排大

雖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為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尊安天下聞而悅服今乘機薦引率鄉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每有異同伐異之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弄之偽足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之壘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盛騶從之集樂燕于天府者有之極湖山之遊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衣冠為几上肉排墻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猶恬然不以動其心曾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兀朮褫魄於全平逆亮遊魂于采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

公願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議
論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為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
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藻繪章句直書其所欲言者以
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蓋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
扶顛持危使天下大器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
省察又奏曰臣近者獲覩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事
情備糙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人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
者三謂功賞須當速行謂兵屯更當增創措置米禁于以實
邊備團結保伍于以捍外寇明久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
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為一或開宣幕或命督視此尤關繫

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弱為強易危為安將一反掌之易耳然臣猥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二焉蓋興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為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且修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曩雖出征未嘗失一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給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能詰矣實關隘峙糗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矣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也大言以相誑而朝廷亦莫可誰何矣昔

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為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之一人耳
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閫
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猖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
靜矣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內始
多故矣五大在邊動輒牽制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能使
之捷如吾意乎臣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
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多應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
印而不已亦將為淮交矣應湖會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
而無節亦將為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入以為出今生之
者寡食之者眾未嘗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

倉庫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漏
司料降數百萬見之獄訟以保官吏之深壑他可知矣歲
歲和糴多出而少收如廣一飛關山四百五十萬身在困圍
竟不許有司鞫勘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赤立而欲悉行
連章累牘之所奏果能使之百廢俱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
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
帥才不可不儲也足國於多事之日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
不料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搜索誰可屬大事者
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韓信跨
下一殍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

起張韓劉岳呂富借之異代而自凡以致中興之業曾謂舉
國無人而遂聽其自為驕肆乎或曰國計之辦尤今所難囊
富集議孰為策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為之者急用之者
舒則財常足矣文帝崇節儉得絳灌佐之而海內富武帝好
征伐有衛霍盡之而海內虛夫紹乾淳豈專仰之椿恭而自
足以給一時之用果謂搏手無策而遂聽其自為頽壞乎故
必搭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無施而不宜
通制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不遂奏
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臣非過為異
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二事者宰相之當務也為相而能

務其所當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
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

九月癸亥宣繒致仕

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
少師詔繒嘗豫定策以主免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乙亥鄭清之喬行簡俱罷相俱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十二月清之提舉臨安洞霄
宮

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二相俱罷○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宰相
不當指臺臣為朋比上奏曰臣聞世之盛也人主暢皇極之
道以供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說以空善人遠而漢

啓之禍近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阽危所監昭昭其可
畏也臣來自遠方濫班朝列漸正容臺甫踰一年無左右以
為之先容無臣郤以為之延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乃去夏
孟饗竊聞陛下宣諭宰執聞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
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
耶臣於去冬傳聞劉邁孔棣三上祠請竟閟俞音忽蒙御筆
除臣監察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
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
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
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

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對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介鑄頎者仲等則擊而去之是采之公論一毫無所容心惟知忠於陛下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從駕不出免牘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屬皆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其君翕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根本盡搖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惟恐人之

議已又緣臣範前論何柄而其親朋懼臣清叟連抨明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恃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羣小之自謀成於擇疏之自辯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有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置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柄之尊而徒擁虛權於上矣是豈總覽之初意哉臣不避誅譴輒敢效歐陽修辯雪范仲淹朋黨之論懇懇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言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

臺諭列述賜施行以清明帝之風若循有憪貌以臣等之言
為僭亦乞將言事諸臣從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毋使廟堂
之上興公論為敵北縉紳之禍而開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
社幸甚臣不勝拳拳○又諭清之疏曰臣等惟國家之患莫
大於用兵人臣之罪無加於誤國此漢武所以正王恢之誅
晉繆所以行尚浩之廢也臣等竊見左丞相鄭清之舊由庠
序驟致顯榮涉歷迂疎智謀淺短扳援潛藩之舊冒居宰輔
之可當陛下親攬萬機丰新大化清之亦悉心輔贊隨事更
張如絕苞苴斥貪佞召耆德去副封等事其於新政豈無小
補特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妄意功名經營分表力排

羣議輒啟兵端信輕銳之士以主帷幄之謀用虛驕之將以分節鉞之寄輕挑強鄰敗師河洛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匱乏者以百餘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如清之者能因一蹶之失翻為百全之圖愛惜餘力保守舊境猶可補瘡痍之痛收桑榆之功而乃護疾弗悛私心自用但求己說之勝靡卹事力之窮復妄許於摧鋒不痛懲於覆轍既而邳徐唐泗俱已敗聞士氣沮失國威敗表遂使縣興遠夷得以歸曲於我始寇關蜀而八郡為之荼毒旋犯京襄而江西為之驛騷以叛將召戎亂兵干犯外撊內訌之孔棘左支右吾之莫能凡邊民之骸骨

相枕國家之膏血無餘使陛下寒心銷志於九重之上夜不安枕至於累月者皆清之輕動干戈之罪也誤國孰大焉方今春氣而深難驕將退正當良改規模補苴罅漏而排和戰之論專為守禦之謀如清之固位不去必不能盡變舊習載新圖功滯吝私心重誤國事不至於危亡不止倘或狼狽至是而後如靖康之誅王黼開禧之竄陳自強夫果何益臣等不避大譴欲乞聖慈下臣等此章示清之待其自知引退即賜俞允以全陛下進退大臣之節以謝關蜀京湖四路之民俾繼此為宰執者不敢輕易謀國以遺陛下之憂豈勝天下宗社之幸臣等非不知臺諫彈擊大臣往往與之俱出第臣

等猥蒙親擢備數言路不敢自愛其身而為國家忠計謹具
覺察以聞惟陛下裁斷

崔與之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自知廣州除

與之力辭乃防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方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用之意嚮或次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

之不肯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人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亟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以兼聽爲先偏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貴爲亂階威

今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也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
而未嘗有施行憂邊之士對切至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
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
變故屢出賊盜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
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哉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比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
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
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
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
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

入其於聖德豈無玷乎余賛泰嘉歎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終

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三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嘉禧元年丁酉

喬行簡獨相

二月癸未鄭性之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性之後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階堺工有祇屁彤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在宋末英年登科尋擠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富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廢舍以廣其居民為通柳者遂目鎰於清風堂皆下余步閒中規至其堂取水喫石工其迹栗見今所居元為官家所據子孫不絕如殘書脈遂斬然矣世之梗經可不知所毀哉○廣客訣

鄒應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李宗勉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秘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兼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富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地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弊大臣所當執奏大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謂可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

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専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 迎
合追其命令已失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
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未
幾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
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絕隔莫知存亡襄漢昨
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陛下誠能亟
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
輸財以佐調度分工流淮東淮西為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
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
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備軍籍

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炎為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内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拜執政

八月癸巳李鳴復除參知政事

李宗勉除簽書樞密院事

嘉禧二年戊戌

喬行簡獨相

正月戊申余天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少中大夫試吏部尚書）除

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子師彌遠廢立天錫預其謀

辛酉史嵩之除端明殿學士（自通奉大夫京西京湖南北路安撫制置使除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恩例並同執政）

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遷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

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
丐祠歸侍才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犄角嵩之力陳
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
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飢
饉極力振救向不聊生征調既繁大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
重貽宵旰之慮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
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誤國其
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叮嚀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
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
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史嵩之曰臣等聞之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象之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必之為辭言其決然而無可疑也臣觀自古以來必有君子而後能國未有用小人而不至於敗亡者聖人之言如金科玉條其可犯也哉臣等謹按大中大夫新除刑部尚書史嵩之習氣輕浮操心狡獪膏粱之子本無學術憑藉其伯彌遠聲勢濫魁別頭公論不容至今藉藉遊邊累年初之善狀彌遠內專八柄之權外存三窟之勢遂以乳臭小子謬當閫寄彌遠晚年每欲引之自代師昭之心人皆知之冰山既摧嵩之知無恃所外交韃人私結和議用權擔故

智恐誤朝廷為苟祿固位之計不陞英大馬邊方以積勞為
大命嵩之空京輔之衆以餌犬羊以博珠玉兵民苦於轉輸
破蕩死徙而不恤韃人本未知中國虛實嵩之屈體事之引
韃人頭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敢其節制而殊不知耻往者
小使鄭伸之之遺引至王織窺覘工都唐敵人貪婪之心貽
襄蜀蹂踐之禍皆嵩之實為之所遂家居安享富貴在嵩之
可為幸矣而乃恃其鄉賢交結中外覬圖復進起家而帥江
右物議已自沸騰曳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褻給事洪咨
夔謂近日雷雲之變皆此人所致書行繳駁[權]直院吳詠亦復
見之論奏為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供職恬若不聞

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為人惟陛下與一二大臣謂
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謂其輕躁寡謀必將重至誤國
比譬之惡草當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可也豈宜任獨見違
公論而用之乎且陛下與一二大臣必欲用嵩之者不過謂
其嘗為襄帥稍安北人情性可以招來郭勝講解韃帥而已
臣等以為不然勝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決無可
招之理韃得志而驕和議亦斷未易成嵩之近日奏疏嘗為
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臣等聞元祐間衆賢
聚朝天下駸駸向治矣時相呂大防把捉不從至用調停之
説兼用熙豐舊人進李清臣鄧溫伯而傷畏章厚蔡京之徒

樊援而至其時雖以劉摯范純仁蘇轍王巖叟諸賢參錯要路不足以遏其復然之凶燄而中原之禍隨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甚可畏也彌遠濁亂天下一十八年遺慝餘禍至今不可醫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真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竊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作矣臣等甚憂之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見欲望陛下特賜睿斷將嵩之刑書職任亟行褫罷以清朝列以快公論若謂時方多事未免使貪使過且乞與一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備他日邊頭任使庶合泰否內外之道謹具覺察以

聞伏候敕旨。嵩之遣人謂禮部侍郎李韶曰毋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成禍自己非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

五月癸未李鳴復除知樞密院事

鳴復上奏曰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之實則所以為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寶紹之始柄臣權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

病於談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而使之作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人傷於清談固非盛事也歟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異在臺端實慮及此此於請封之初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莽之士又風其熇而烈之此何異而北部互相譏揣三君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為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於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濟舍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可果免排墻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

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為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引遁為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為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闢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可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賢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供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臣在會稽有議及時事者忽謂臣曰端平之不為元祐無怪也元祐之君子欲熙豐之紛更而務為安靜端平之君子厭嘉紹之委靡而務為紛更三京之役

取遼鄙之故智也元祐爲之于捐斂之事散青苗之餘習也元祐爲之于衆事何如熙豐而致平治爲元祐無除於端示之不元祐也此任事也陛下既知其所以失則當求其得可也臣敢併以是爲陛下告大本定於內則宗社之勢以固大權執於上則禍亂之原以消以天下之實才行天下之實政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若內若外之治皆可次第而舉矣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陛下不以其艱而力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李宗勉除參知政事

徐天錫除簽書樞密院事

七月庚辰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除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宣奉大夫

以大字人○三朝野史曰金陵帥閫趙以夫過衢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覿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大興霖俱懷嫠婦之憂故也

嘉熙三年己亥

喬行簡李宗勉並相

正

正月喬行簡加少傅平章軍國重事進封肅國公

行簡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發邊事

稍宗復告老第十八上

史嵩之右丞相兼樞密使自京湖安撫制置使除參督視湖路軍馬

帝自清師始悔不用嵩之之言畀邊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

李宗勉左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

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

余天錫除參知政事

游侶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侶字景仁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登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入侍經幄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効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乃摭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起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効歛速相越乃爾意者規倣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遠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

八月戊戌游侶除參知政事

許應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應龍字恭甫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入太學爲進士歷宗學博士理宗即位再遷著作郎旬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閩間勢熾甚應龍分扼要害訓閱親兵相繼以捷聞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捜其黨中金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為禮部郎官入對論邊事曰李抱眞爲懷澤路觀察留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李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從劍南西川至則舉

户二百取一人使之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況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為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衂棄甲而潰向何望其用命哉李抱真明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强其成效大驗蓋可攷也為

今之計官兵固當分屬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什伍然後急民兵要必有法羈其力役而使之安教之以技藝而使之擊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效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為之分別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既失其心則驚急焉望其助知此數弊為之處置則孰不樂為吾用比者官軍間有敗衄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强又習戰

關使之戍守不惟省生養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
得實固時施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速作施行庶邊疆
固而國勢強矣帝謂應龍曰卿治湖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
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還國子司業
祭酒兼學士院權直鄭清之喬行簡罷相制詞應龍所草也
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
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
帝善之

林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進士

十月庚申許應龍罷簽書樞密院事林略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應龍略具以言罷提舉洞霄宮

十一月丙子范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鍾字仲和蘭谿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書右郎官兼崇政

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嘉納之

嘉禧四年庚子

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並相

四月右丞相史嵩之名還

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乞祠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

兼樞密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

九月癸亥喬行簡罷相

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

閏十二月丙寅游侶除知樞密院事

范鍾除參知政事

徐榮叟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權禮部尚書除

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說書兼侍講嘉禧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價倍長米運多阻拉食孔艱外而郡邑肝浙聚斂嚴刑峻罰

民安得而不思此亡闕所以名分也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三終